



圣严法师 · 著

聖者的故 事

遣词用字浅显通俗，
描摹人物真实深刻，
严整少欲的摩诃迦叶，
一生斑斓绚丽的莲花色尼……
展现了佛陀教化的平等普化，
也体现了圣徒们的伟大和可敬。

圣严法师·著

聖者的故 事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者的故事 / 圣严法师著. - 北京 : 华夏出版社,
2010.5

ISBN 978 - 7 - 5080 - 5746 - 0

I . ①宗… II . ①圣… III . ①佛教徒 - 生平事迹 - 世界通俗读物 IV . ①B949.91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8237 号

圣者的故事

著 者: 圣严法师

责任编辑: 梅子 陈默

图书策划: 北京世纪拓普图书有限公司

版式设计: 燕辉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40 × 960 1/16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112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80 - 5746 - 0

定 价: 26.00 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

自序：圣者的故事

一九六三年，由于《慈航》季刊及《香港佛教》向我索稿，便从律藏及四《阿含经》中找资料，结果，找出了二十多位圣徒的故事。

这些故事，都很感人。

但是，要把散见于好多种经律中不同的记载，集合起来，写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，也很吃力。同时我的其他功课又多，所以，写了十篇之后，就不再写了。

我的态度，是以说故事的方式，介绍那些曾经活跃于佛陀时代的圣徒事迹。当然，我的这支拙笔，并不能将他们的伟大可敬处，完全表达出来。

虽然如此，我仍敝帚自珍地将之编辑成书。

因为我的愿望，只要本书能为它的读者，带来一些人生的安慰，我就很满意了。

最后，谢谢励定法师，他为我热心地出版了本书。

一九六七年九月序于朝元寺璎珞关房



再版增订序

这本书在出版之后，因其浅明朴质，人人可以看懂，很快就销售完了，所以正在美国弘法的妙峰法师，又影印了不少册，分赠他的华侨弟子以及几个道场结缘。而在今日的国内，已很少有人知道我曾写过这样的一部书了。有几位善知识士劝我再版，我便抽空补写了两篇——《佛母摩耶夫人》及《圣妃耶输陀罗》的故事。同时初版是在十三个年头之前，以打字印刷的技术不够水准，这次于增补订正脱误之后，改用铅字排印，以报关心爱护它的读者。

一九八〇年双十节序于北投三学研修院

目 录

自序	001
再版增订序	002
赖咤和罗	001
愚路尊者	018
薄福善来	031
鸯掘摩罗	043
室利笈多	052
贫生童子	069
佛母摩耶夫人	078
圣妃耶输陀罗	086
佛的姨母	105
莲华色尼	125
迦叶之妻	160
法与姑娘	180
附录一:摩诃迦叶	195
附录二:六群比丘	199



赖咤和罗



有一次，释迦世尊带着五百个比丘弟子，从拘留国游化到毘罗频耶国，由于佛陀的圣德和声望的感召，当他尚未到达时，关于他的种种事迹，已经传遍了全国，也轰动了全国。当他开始为毘罗频耶国的人民说法的那天，真是万人空巷，把那说法的地方，挤得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这次的说法，当然摄化了许多的人，赖咤和



罗却是其中最最突出的一个。



赖咤和罗，是国中首富的富家公子，而且是他父母晚年向天神求来的独生子，财富、妻妾、奴婢等的享受，除了国王，没有谁能比得上他，但他对于这些，并不感到快乐。现在，当他听了佛陀的教法之后，使他憬悟到，他的向往，乃是从佛出家。因为佛说：“居处家中的人是不能自求清净而学佛道的。”所以，当他随着大众走在回家的半路上时，越想越希望能够剃光须发，披起袈裟，做一个沙门，想到最后，终于下了决心，折回头去，跪在佛陀的座前，请求佛陀哀怜慈悲，度他出家。

“你曾求得父母的许可吗？”佛陀亲切地问他。

“我还没有禀报过父母。”赖咤和罗说。

“父母不许可的，不得做沙门，也不得授你出家戒，这是诸佛的常规。”佛说。

“好的，世尊，那么请让我回家禀报父母，父母许可之后，再来求度出家。”

“非常好，就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吧！”



一个大富长者的独生子，尤其是晚年得子的父母，当他们尚未抱到孙子之前，儿子就要求着去出家，这该是多么令人意外而感到伤心的事啊！不用说，赖咤和罗要想取得父母的同意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当他刚刚说出自己的要求，他的父母已老泪纵横地向他劝说了：“我们老俩口子命苦，到了老年时，好不容易，千求万求，才求天神送来你这么一个命根子；纵然你先死去，我们也将坐守你的尸体至死，如今竟想活生生地抛下我们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

但是，赖咤和罗的意志已定，所以他说：“请求双亲大人成全了我吧！否则，从此以后，我就不再饮食，也拒绝沐浴；我将卧于荒野，除非准我出家，否则，我将因此而死。”

赖咤和罗真的绝食了，真的不再沐浴了，真的离开豪华的住宅而独自卧在空旷的荒野中了。然而，天下的父母，可受死别之苦，却忍不下生离之痛，自己的儿子要去出家了，怎么也舍不得的。若不到真正无法可想的地步，他们绝不放弃一切可能的努力，希望儿子能回心转意。

因此，请来了许多的亲戚朋友，远远近近、上上下下、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的，乃至九族之内的宗亲戚友，一批又一批地去看赖咤和罗，劝慰赖咤和罗；那些劝慰的辞意，却又几乎完全相同，那就是他的父母最初已经说过的那几句话。

时间，一天一天地，蜗牛爬坡似的过去了，一连五天，亲朋戚友越来越多，赖咤和罗的身体则越过越衰，他的神态，却越来越安静；他的呼吸，越来越微弱，他的意志，却是越来越坚强。

终于，那些为他父母做说客的亲戚朋友，最终是受了他的感动，感动得热泪满面，不得不反过来帮着赖咤和罗去劝说他的父母了：

“看样子，还是让你们的公子去出家吧！如果他喜欢过出家的生活，你们尚可见面，如他过不惯出家的生活，必将返俗回家；否则，你们如此坚持下去，他是必死无疑。万一真的不幸，岂非白白地逼死一条人命？死了之后，一堆腐尸臭肉，除了虫蚁争食，还有什么用处？如今已到不能再拖的程度，还是劝你们二老看开一些，准了他吧！”

这一席话，说得合情合理，并且句句动人，最为激动的人，当然是赖咤和罗的父母，他们放声痛哭，这样一来，在场的人，也都陪着哭泣起来——生离与死别，

乃是人间的大悲剧，两者之间，似乎没有太大的分别，奈何，既生为人，谁也无法逃避这样的悲剧，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？哪有不谢的花朵？

终究，赖咤和罗的父母同意了赖咤和罗的请求，但是还要带着亲情深如海的情怀，探问赖咤和罗的意向：“如果真放你去做沙门之后，你是否一定回来再跟我们相见？”“如果不死，当然会来跟父母相见。”

就这样，赖咤和罗已经是自由之身了，他欣喜，也感动，他很想立即就去见佛陀出家，可是经过了五天的绝食，身体已衰弱不堪，何况在这五天之中，佛陀已经去了舍卫国，从毘罗离咤国到舍卫国之间，须经五百里路的长途跋涉，他必须先把身体调养复原之后，才能前去见佛陀。

几天之后，赖咤和罗用印度最高的礼节——五体投地，并以头面贴着父母之足，然后立起，右绕三匝，便告别了他的父母。

不久，赖咤和罗已是佛陀座下的出家弟子，佛陀亲自度了他，给了他的袈裟，也授了他的沙门经戒，并使诸大罗汉弟子，按日代佛教教授赖咤和罗，教他怎样持戒，怎样修定。

赖咤和罗本是宿根深厚的人，经过佛及诸大罗汉的教授指导之后，没有多久，他便修得了四禅的禅定；接

着又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很快地就证到了小乘声闻的最高境界——第四阿罗汉果，同时也得到了罗汉所能得到的神通，他能飞行自在，他能以天耳通听到远近大小的一切声音，他能以天眼通看到无微不至、无远弗届的一切事物，他也能以宿命通观察自己在过去世中的死生生。就这样，他在佛陀座下，一待便是十年。



十年的岁月，完全在充满了禅悦、法喜以及和乐的生活中度过；虽已过了漫长的十年，但在赖咤和罗，好像仅仅是转眼之间的事。

但他不是忘恩的人，他想到了父母，他想到了他的父母是在怎样地盼望他的早日归去，他想到了作为一个出了家的儿子，也该回家化度自己的父母。于是，他把他的意念请示了佛陀，佛陀知道他已不再退入爱欲之中（他是已从爱欲之中得到解脱的人），所以也很赞成他返家去省亲。

然而，赖咤和罗到达家门之时，并未受到俗家的欢迎，他以托钵僧人的姿态，走到他家的门口，家中的人，谁也不理睬他。有几个仆人见了他，竟还诅咒着说：“出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十年前由于沙门的到

来，引诱去了我家的少主人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家主人痛恨所有的出家人，我们也不敢不痛恨所有的出家人。”

在自己的俗家，既然不受欢迎，为了午前的饮食，赖咤和罗只好走向别处托化，可是，他在附近的路上，遇见一个从他俗家出来的婢女，提着一桶已经腐败恶臭的豆羹渣滓，准备倒弃。对于一位乞食的圣者来说，这也正是乞化的对象，所以赖咤和罗问那婢女：“请问这位大姐，你要把它倒掉，岂不可惜？”

“这已臭得不能吃了，有啥可惜？”婢女随口应了一句话。

“既然如此，就请你布施给我罢！”

“你要，就给你好了。”

婢女一边说着，一边已将臭豆羹渣滓倒入了赖咤和罗的钵里，倒完之后，她好奇地偷看了这个沙门几眼，想不到，她这一看，竟给她带来了好运，她顾不得再说什么，急忙奔回屋去，找到了她的女主人——赖咤和罗的母亲，兴奋地报告了这个惊人的好消息：

“我们的公子赖咤和罗已经回来了，我刚看到，就在门口附近哩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赖咤和罗的母亲，显得非常的惊喜：“不是你这丫头在骗我？”

“真的呀！我认得公子的，除了已穿着沙门的装束

之外，跟十年以前一模一样。”

“好的，如你所说属实，为了报酬你的稟告，为了赖咤和罗的回来，从今日起，即免除你的奴婢身份，放你去做良民，并愿以我现在身上所着的衣服珠环等物，全部赐给你的母亲。”

于是，赖咤和罗的父亲也知道了，这时他正在为想念儿子而垂头丧气。他连忙吩咐全家上下，一齐出动，分头寻找，大街小巷，转弯抹角地到处寻找，最后，终于被他找到了，赖咤和罗坐在一个僻静的所在，一边吃着刚才化到的臭豆羹渣滓，一边仰面望着日影，日正当中的时候，他就不再进食，这就是最有名的出家戒“过午不食”。赖咤和罗的父亲见了这一情景，既高兴又感到生气，所以责问赖咤和罗说：“你既然回到家乡，为何不回家里去吃美好的饮食，反而像乞丐似的在这儿吃这恶臭腐败了的豆羹渣滓？岂不糟蹋了你自己，也丢了咱们家的面子？”

赖咤和罗，听了他父亲的话，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请不要这样说，我已弃家学道，做了沙门，出家无家，哪儿还有我的家呢？”

“就算你已出家无家，也该回家吃饭啦！”

“谢谢了，今天的食时已过，我已不需再食。”

“那你就跟我回家去住吧！”

“沙门之法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不住俗家。”

“你总得跟你的母亲见见面哪！”

“是的，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省视双亲，所以，明日午前，我当托钵经过家门。”

“好了，我就回家准备饮食，明天算是受我请供。”

“很好，我当准时到达。”

于是，赖咤和罗的俗家，大家忙碌起来，为了赖咤和罗的回家应供，大家忙着布置、打扫、清理、装饰、准备饮食，简直像是往年赖咤和罗新婚前夕的情景重演。最最忙碌的人，是赖咤和罗的母亲，在她的心里，重新燃起了往日的希望，她要趁此机会，把儿子留在家里，不再让他跑掉。因此，她让婢女们，把她当年陪嫁而来的金、银、珍珠、宝石，及一切的贵重饰物，全部搬了出来，置于庭院中的土地上，然后用布把它们盖住，堆积起来，超过人头，远远地看，像座小山，她希望以这些无价的珍宝，拴住她儿子的出世之心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赖咤和罗如期到达了他的俗家，他受到全家上下的热烈欢迎，跟昨天的情形，已有天壤之别；但这对他来说，丝毫没有不同的感受，他还是那样的平静、慈祥、稳重、端庄，正像一位出世的罗汉所应有的仪态一样。

他，赖咤和罗尊者，本为应供而来，本为跟他的母

亲见面而来；他的母亲，却先以那堆珍宝相示，她一见赖咤和罗，就连忙揭去了珍宝堆上的覆盖，连忙对她的儿子说：“孩子，你使我们等得好苦啊！我们为了这些珍宝的继承而等你，这些珍宝，都是我和你的爸爸所有，除了你，谁也不配接受。像如此的珍宝，我们家里还有许许多多，它们的价值，多得无法计算，你可以用它们来行善，给出家人布施饮食，你可以用它们来享乐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做一个出家的沙门，哪能比得上做一个在家的白衣，更自由更自在呢？”

事实上，财富的诱惑，只能打动愚痴凡夫的心，哪能摇撼得了罗汉圣者的心呢？所以，赖咤和罗说话了：“大人的意思，我完全了解，如果大人能够听我的话，我想有一件事告诫大人。”

“好的，你就请说罢！”他的父母说。

“那就是做一只大布袋，装了这些珍宝，运到恒河的水深之处，把它们投入水底。否则的话，储蓄财宝太多，乃是一桩令人忧恼的事：或怕县官的搜刮，或愁盗贼抢劫，或恐水火的天灾，以及怨家的陷害。试问：财宝多了，岂是好事？”

人，愚痴的凡夫，总是冲不过财色两大重关，所以也被财色牵住了鼻子，终身做着财色的牛马；自己被财

色牵住了鼻子，往往也企图用财色去牵住他人的鼻子，赖咤和罗的父母，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发现，财宝一关，已被他们的儿子冲破，自然而然地便用上了美色的锁链，吩咐家中所有年轻的美女，包括赖咤和罗往日的妻妾以及歌女舞女在内，全体盛装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像是应召进宫竞选王妃一样美丽，香汤沐浴，珠玉装饰，罗衫蝉衣之下隐现着一个个惑人的胴体。让她们鱼贯出来，礼见赖咤和罗，并教她们以最大的努力，取得赖咤和罗的欢心，同时要说：“我们最敬爱的相公，你看我们这样的绮年美貌，世间难道还有比我们更美的美人吗？你怎忍心抛下了我们，难道沙门的生活之中，有着另一种更美的玉女吗？”

事实上，赖咤和罗在十年之前，就已证得阿罗汉果，就已断除了男女的爱欲，他看人间的一切，都是平等的，没有可憎的，也没有可爱的；如果说有，那就只有可怜的感触，所以他说：“诸位大姐，正因为我不需要玉女，所以才去出家。”

那些美女听到赖咤和罗把他们称作大姐，既感到羞愧，又觉得惊恐，所以一齐跪了下来，用双手遮住了面孔，头也抬不起来，并且低声地诉说：“先是遗弃了我们，如今不唤我们爱妻，反而称作大姐了，这叫我们如何是好呢？”

